



2801
48-48

四六
止

[Red stamp]



門四二一八
號 2801
卷48-48止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二章

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也

附蒙引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

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之意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為在所不愛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

意雲峯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言仁人之恩自內及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

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同逮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

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

困勉錄曰按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尚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為聖經所深斥如此方切章旨○四書脈曰註擅與字勿用恐犯

末節。

此者則有之如召

音邵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蒙引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云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戰意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所以無義戰也

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

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諸侯兵爭之罪○蒙引征者上伐下也條正解上文所

以春秋無義戰之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

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

愈也

蒙引此書字不必指書經凡載事之辭皆書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

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四書家訓曰此章舊謂概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非是本旨孟子全為當時好戰嗜殺往往以武成血流漂杵一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自且以滋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困勉錄曰呂晚村謂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愚意以讀書為主則武成只是一證以武成為主則讀書只是引起

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

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

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

長上聲不仁之心耳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

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

份按示訓之至至字乃意字之訛經訓之禍訓字乃註字之訛當改正

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之甚耶通考宋氏公遷曰弔民伐罪與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皆明與師之義附存疑觀書言血流漂杵與孟子之言異須知孟子立言之意蒙引說得好謂孟

吳因之曰。此章是深惡強兵者發。首言戰陳為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徒說箇不當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為有功而濫用之。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為也。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總見仁必無敵意。蓋不證以事。則好仁無敵無徵不信。故引湯武明之。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之也。○說統曰。夫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

子斯言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之命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旬反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

序作百附蒙引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言其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千書序

所用之。○翼註曰好仁還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之且甲伐言但不可平耳單主弔伐未是。翼註曰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何方見無敵也

作百則益明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南軒張氏曰戰國之

際以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

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雲峯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逸。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故以湯武之事以證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

說統曰。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

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

南軒

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大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又如

字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晉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
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鬼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

文作裸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備音也茹亦食也袵畫俗作畫衣也趙氏

曰畫黼黻絺繡之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朱子曰趙氏以果為侍廣

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

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

翼註曰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

定故也

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士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己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將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蔬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是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附蒙引草蔬菜也故蔬菜之類字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蔬菜即草之可食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聞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

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

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

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全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附蒙引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此章之言只重在此一句。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新安陳氏曰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譏異言以譏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

斂力驗反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

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

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

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

盡心下

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

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朱子曰身若

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

翼註曰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如父母使舜完廩浚井若子非大舜必不肯從是令不行也。○困勉錄曰按大杖則走則雖舜亦有難行者又曰南軒謂行道本也又謂使人以道亦行道之一事此皆是餘意正意是兩開說又曰又南軒謂行道本也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朱子謂身不行道妻子無所取法然猶可使也此看不能行於妻子句有淺深故不同耳非相背也。○翼註曰使人不以道道字

若屬人看則是使其人去做非理之事也若屬我看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還屬我看為是如權使虜使投以不堪施以不忍之意

四書脈曰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的手段不但為邪世所惑。○說統曰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子本身事

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存疑此與論語雖州里行乎哉意一般蒙引說最好非專為妻子也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

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凶豐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

借以為喻而引起耳。附蒙引周於德。謂識到守到氣。又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苟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懾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據集註云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則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就應用而言也。如甯武子當成公之時。蘧伯玉當靈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璧在泥塗。終不受點污也。○上句起下句。正與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同。○存疑。所以不能亂者有定見。有定力也。邪世如所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是矣。孟子談仁義於戰國之季。韓愈闢佛氏於憲宗之時。真可謂不亂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

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

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

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

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

常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

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

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

翼註曰信仁賢信其真有益於國也信其真有益於國則必用之矣一說作孚信意用推心置腹不搖於讒構講恐讒播意自文原無○困勉錄曰翼註前一說包得後一說○說統曰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讒構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若止說信用他其意不盡○四書脉曰不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

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勉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真實也附蒙引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附蒙引禮義者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

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云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困勉錄曰說統與四書脉俱主翼註後一說意○翼註曰國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折衷雖有億兆之眾等語似兼野言未妥當改億兆為百官有司意方妥困勉錄曰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說統曰按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是開源節流二意

理也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附蒙引政事者其中節目也○存疑善政得民財故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尹氏曰三者以仁賢

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附蒙引

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

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

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

可以得丘民之心須看盜字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

天下者有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

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而已

說統曰通章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為貴一句下三節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若將君與社稷平較便無味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維季反以祀之禮

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雲峯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附蒙引如田恆之於齊三卿之於晉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得天下者自孟子後觀之則自秦以來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壇謂壇及壝埤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問

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說統曰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丘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體貼貴字出

翼註曰危社稷要根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

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

也存疑得乎天子亦可為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聚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立賢君是

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捍音患

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

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

也蜡之祭也主先嗇田祖也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

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晉尤表啜陟劣反郵表啜田

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

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

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溝也

所以止水以其有功於農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

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

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雲峯胡氏曰兩變置字不

四書釋地又續曰八蜡之神
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啜
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
八鄭註與燕鳥獨斷同余獨
以昆蟲乃蜡辭中所祝也與
草木一類耳當以經文為斷
主先嗇先嗇一神也祭司嗇
司嗇二神也祭百種百種三
神也饗農農四神也郵表啜
郵表啜五神也禽獸即貓虎
之屬禽獸六神也祭坊坊七
神也水庸水庸八神也此與
陳氏禮書暗合

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
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附蒙引
禮記郊特牲註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
啜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山堂考索曰康成
取昆蟲以足八神之數其意蓋謂蟲螟之災神實驅
之不知昆蟲實出於祝辭正不可附會而足其數也
王肅出貓虎而棄昆蟲其意蓋謂迎貓迎虎實為二
物不知貓虎均為食田鼠田豕尤不可分為二祭也
昆蟲既不足以充其數貓虎又不當以析為二則所
謂祭百種以報嗇者非八神之一乎愚按禮記郊特
牲本文似未嘗以昆蟲為一神郵表啜既合貓虎何
為分今定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啜
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伊耆氏堯也年不順成八
蜡不通二句相連蓋年若不順成則八蜡之祭不通
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則不行蓋以其神無
功故不報祭不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
恃崇高之勢而忽下

說約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宜一頓。故聞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由於聖人也。况於親炙句。大段無此一宕。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反未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甚重。

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卹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

矣。仁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

翼註曰。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

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

反。形句。

前篇。

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

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一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眾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桂薑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

困勉錄曰。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

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附存疑。自聞伯夷之風。以下至末。皆實說。聖人百世之師處。○蒙引。二子非有意於為人師。其高風垂於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造已到極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而况於親炙之者乎。不必兼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自後世言謂之風。自當時言只是德。程明道先生行狀曰。覲德者心醉。聞風者誠服。德與風誠有辨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字者。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之意。明季講家大抵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一說重道。存疑兼重仁道。重仁道為是。而重仁者尤長。重在人字。則只可說合仁於人而言之。而不可說合人於仁而在仁道。則只可說合人於仁而言之。而不可說合仁於人。雖大全朱子用互說。然須辨賓主。又曰。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為是。又曰。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為道處。此條亦不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入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謂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之理言。子思欲入推之。而有順序。孟子欲入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

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貴人合蒙引殊混。又曰。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已言統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之。仁孟子是專言之。仁故爾。其以仁貴人却一樣。又曰。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實意。不是正貼本文。又曰。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為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

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脩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為大。以仁之事實言。語錄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存疑。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即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入合而言之也。道猶路也。因人行方有個路。亦因入行方有個道。不是懸空有個道路。是因入然後有。故但說道便粘著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則只是個性。爾單言人。只是個形。爾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仁與人而言也。○合而言之。是誰言。凡古今聖賢之語道者。皆此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孔子言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子思言也。○蒙引。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又如集義所生之義。克己復禮之禮。皆單言而兼眾善者也。○仁以所具

以為人。則曰仁也者人也。○份按。困勉錄。謂重在入字。只可說合人於仁。而重之。而不可說合人於仁。重在仁道。只可說合人於仁。而重之。而不可說合人於仁。語意微有未圓。蓋重在入字。則單說合人於人可也。即單說合人於仁。亦可也。惟互說則不可也。重在仁道。則單說合人於仁。可也。即單說合人於仁。亦可也。惟互說則不可也。

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仁字最說得廣。父慈子孝。兄弟友恭之類。皆是以至視思明聽思聰等之類。皆是。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子仁也者。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為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出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是
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之
時則接漸而行為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
而有二宿出晝之遲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
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
不能以已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

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

書無俚音里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

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天不賴於口者言大為眾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

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於此多口如語之屢

憎於人蒙引此士字指文王孔子之流舉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盡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孟子之言只是無傷意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

吳因之曰無傷就貉稽言士憎多口以下則泛就為士者以明無傷之意○四書家訓曰無傷二字要理會若不顧在我為士者何如任他訾議豈為無傷○困勉錄曰按此意極佳然須知在言外○翼註曰文王孔子不免多口正見士增茲多口也貉稽患不為士耳何患不理於口哉觀增字可見貉稽尚未得為士

翼註曰上引詩重愠於羣小句下引詩重不殄厥愠句二愠字俱是人愠我即訕意也然憂心悄悄亦可貼孔子憂

道不行意不隕厥問亦可貼
文王柔順文明之德無所損
意但不重耳

詩邶蒲昧反風栢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

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

可以當之如見毀於叔孫是也肆發語辭南軒張氏曰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如見囚於美里是也尹氏曰言人顧自處上如何盡

其在我者而已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愠怒况今能絕衆口之謗

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為衆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

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

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慶源輔氏曰以己昭

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求

之入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

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於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附蒙引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入君則入字兼臣民在入臣則入字兼君民○存疑此指當時之治入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

翼註曰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用吾復其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四書脈曰言昭昭者明而又極其明也又曰本文無昏字不必添出○說統曰雖至昏之主責入必明然唯其明於責入暗於責已所以成其昏昏耳又曰兩使字異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也

說統曰。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閒四字上。又曰。為閒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

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

之心不可少有閒去聲也。徒玩也。趙氏曰。高子齊人。嘗

術。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

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

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

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

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

論禹文王樂其固陋。室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

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

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閒斷。私欲便生。而

塞天理之路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因傲戒學者。而

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

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惰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自

克。此其所以為眾人也。○蒙引。為閒不用。則茅塞之

矣。是承上句意說。言此箇山蹊。但介然用之而成路

雖成路矣。然復不用。則又為茅所塞矣。以况在人理

義之心。若能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明矣。若稍二

三其心。則物欲又隨而牯亡之矣。或曰。只是對說。不

用貫意。蓋只是一箇山蹊也。用之則為大路。舍之則

塞。愚謂惟聖罔念作狂。故他日有西子蒙不潔之跡。

孟子語意大不然也。○趙氏謂高子嘗學於孟子。去

而學他術。今觀此章。亦未見得是為此發。大槩警其

工夫閒斷。且公孫丑不稱其字。而曰高叟。安見其為

說統曰。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大全

卷十四

盡心下

下

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又曰若文王在千百餘年後其追亦如禹耳○翼註曰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又曰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驗鐘之蠡也兩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驗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可平日久故車多也

四書釋地又續曰集註於兩馬曰一車所駕也古之駕車

尚高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豐氏曰追鐘紐女九反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周禮

考工記鐘縣平聲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倪結反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與途同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

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為鐘歷年久之譬言禹在文王前

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賣反較也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

通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改作士之車所駕方與兩馬合陳氏禮書曰儀禮公賙士以馬兩春秋時衛良夫乘衷甸兩牡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魯君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為表甸則四牡為上乘矣後世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余謂是說當矣然細按孟子所云兩馬亦未必指士之車蓋偶舉之何則言其轍迹深為日久車多所致則當以通用之車曰四馬如駟不及舌是即以馬之少者亦當用安車之一馬今乃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古人

文義有從實證出者有從虛
會出者此等處固宜虛會耳
又曰杜預以袁甸兩牡為卿
車誤

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始不可復

復扶
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

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

言恐其不可也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
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

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
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
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

依也山曲曰隅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

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
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
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
於眾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
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
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
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
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
故常唯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
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饑仁也知時不可

史運夕曰前節性也後節命也作孟子口氣則說不去如以此二句作時人說則豁然矣涇野先生亦云此不是孟子自家說作性自家說作命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色為性便是以前五者為性也○呂晚村曰此章專為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為為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翁子先曰嗜欲之性不當

言而不言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與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仁又按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燔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其用心之忠且厚也此皆見聖賢見幾之智附趙注馮姓婦名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去聲不

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

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

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

與分定之命爭衡故順命所以定性維均之性原不當以

偶薄之命自限故盡性所以立命○困勉錄曰講家以此

章為是性命合一之學是深一層解總註各就其重處言

之意又曰專重性之說蓋即大全小註伸後抑前之說吳

因之亦主此其實非也○仇滄柱曰上性字是人心下性

字是道心上命字指量貴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清濁

厚薄而兼所值又曰孟子一書無非遏入欲而存天理此

章尤其昭著者口之於味五者即所謂人心也人心惟危

故君子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五者即所謂道心也道心惟微故君子不謂命

有命也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

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

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

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

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

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

此脩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又曰性自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

言之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附朱

子文集答林德久書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

困勉錄曰朱氏公選謂脩身立命之命亦兼理氣說殊謬

翼註曰聖人之於天道兼察之由之二意又曰據註以天道配仁義禮智以聖人配父子君臣實主賢者又曰君子不謂命也重在薄而濁一邊君子不謂性也要見安命意君子不謂命也要見盡性意○仇滄柱曰變化氣稟盡全遭遇不謂命實功

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

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朱子曰橫渠有云晏嬰智矣而不知

仲尼是非命歟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

於此遂不知夫子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

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

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武粉反一音泯合而

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

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

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

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性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

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

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

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雲峯胡氏曰此

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蒙引仁之於

份按語類大抵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即稟所造之有淺有深云云輯釋在他條中截取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二句添在中間甚為不妥蓋上言清濁厚薄之稟只是稟字却以所稟所值兩樣承之豈能相入且上既曰稟此則曰所稟所值下又曰所造所遇不亦紛然而雜出乎大全襲用其本文訛所值為所性更不可解矣又按語類

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下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何此下又詳言其故然後接但其命雖如此云云愚謂詳言其故許多語雖可刪去而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句却不可不存以上二句語意未完也輯釋大意妄刪又將所遇改爲所感大全皆仍之而不知其謬可笑也

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辭雖兼至與不至其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之於父子五者當云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與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與不恭智之於賢否也有哲與不哲若夫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則所謂聖也而其聖也又未必其皆能與天道爲一亦有純與不純之異焉此皆所謂命也○聖人之於天道亦有至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則於天道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獲則於天道爲未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於天道脗合而純亦不已矣若柳下惠伯夷伊尹則只爲一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耳是於天道爲未至也○按論語性與天道章集註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小註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卽元亨利貞仁義

因勉錄曰晏嬰知矣而不知仲尼蒙引謂命字意在晏嬰不在仲尼看來當兼仲尼說如舜文之於君父例份按蒙存解天道不同然皆有理故並錄之

禮智是也今人多用論語之說以解孟子之意愚謂此處仁義禮智與天道皆爲賦於命者如何亦以天理自然之本體所謂元亨利貞者釋之耶要知只是仁義禮智之渾然全體者耳蓋其全體之渾然卽其本體之自然者也故亦曰天道○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總是言晏嬰之未盡處朱子小註是以稟賦言則稟得智之淺固是未盡以命分言則偶蔽於此亦是智未盡稟賦主氣質之偏命分主適然之數皆在嬰身上說命蓋智之盡與不盡在晏嬰不在孔子也在孔子亦說得所值之命然非此文本旨○存疑蒙引云天道卽仁義禮智之全體不必謂是性之所從出者以其與仁義禮智均爲付予之命者也愚謂此云天道是就在天者言作仁義禮智所從出無妨蓋集註有脗合字則是以人而合乎天○命依小註當兼所稟所遇說方盡所遇如舜之於瞽○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

份按語類云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

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夫論來只有一箇心云者所以剔出下文就他所主云云蓋他所至此為人心此為道心則是有兩樣矣所以下文接人心云云道心云云正是兩樣之意今將就他所主等語刪去而於只有一箇心下直接人心如口之於味等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上方說一箇心下如何忽接心有兩樣乎

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朱子曰殊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知蓋有

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入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入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又格格姦○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為有殊矣曰

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欲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附或問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

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為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蒙引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性命二字皆兼理氣性字兼兩邊命字亦兼兩邊然世人以前五者為性後五者為命則各失了一邊孟子之言亦各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言世人却就所輕一邊藉口○伸此抑彼有二說一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故孟子抑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伸之此大全小註之說一說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是伸性而抑命後說長看上文各字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翼註曰。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翼註曰。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要。分別主客。又曰。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上大要立身行己。俱在天理上做。而可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

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

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朱子曰。可欲是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實藥材。

然後脩製以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附語錄。可欲只是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工處。但莫做可憎可惡事便了。

份按脩製以為圓為散句。係輯釋改本。圓當作丸。

份按信字。說統以堅固立論。李九我以直誠立論。愚謂真誠不虛偽也。堅固不復失也。二意原宜兼用。且一串也。○翼註曰。註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則礙下充實。○困勉錄曰。存疑云。信是誠意地位。故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

可謂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託之意也。○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

強假託之意也。

註以惡惡真好好色解之惡
惡真好好色只是箇實反身
而誠亦實也故註解皆同蒙
引兩處解都未是按存疑不
是反身而誠已兼美大聖神
地位有諸已之謂信亦統身
心意知說不必專屬意註特
援以爲例耳○份按存疑以
信爲反身而誠固有如困勉
錄所譏者然謂惡惡真好好
色只是箇實而以蒙引之說
爲非却說得是分別觀之可
也

於身之謂信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
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
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
毫虛僞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語錄善人能無
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
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朱
子文集答連嵩卿書信與誠大概相似但反身而誠
所指地位稍高○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不知善之
爲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爲善而
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
○蒙引可欲之爲善視其所以而已有諸已之爲信
則所由所安皆善矣到此地位大段高了○有諸已
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已苟或
以名家之子而從曹操爲之成就篡圖可謂喪其善
者而司馬溫公又深取之且帝魏寇蜀故朱子謂溫
公若生三國時亦從曹氏矣斯亦未得爲信人矣蓋
其偏也學之所係其重如此此章論人品是主學言
故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由始學至於成德

吳因之曰可欲謂善句與
充實謂美四句口氣不同可
欲二句只平釋善信之義若
充實四句則有一步未了又
有一步之意隱隱見樂正子
所缺者尚多又曰善與美所
以異者善即據外面可欲不
可惡處說猶是大概將就之
詞善則精微純粹地位○湖
南講曰充實是充滿積實乃
致曲能誠○說統曰美是純
懿字樣無瑕疵無虧欠意

正所謂由學而至聖者也善人亦有由學者○存疑
以實之謂信其立身制行之善皆實有諸已而非虛
僞這便是以
實便是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
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
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
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
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
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
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慶源輔氏
曰有諸已則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
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以成實然後
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附語錄美在其中而無

份按大全從輯釋本止載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二句語意不分明故錄語類原文於此

困勉錄曰大全朱子第三條以知行分信美非也○份按信字或問謂是脫然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然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語類謂是真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蓋此乃是從真知得來其所謂真

實無一毫虛偽及實有於已等語便含行字意其張敬夫書復以知而固守為說意尤可見非以信專屬之知也又玩充實節註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蓋以至於充滿句屬本節而力行其善句則從善信說來非謂至此方見之行也然則大全所載朱子第三條之說必記錄有誤困勉錄駁之當矣○按有諸已節或問云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愚謂信是誠意事嫌於無知故從真知說來今本將脫

待於外如公等說話都是去外面旋討箇善來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本有這仁却不曾知得却去旋討箇仁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仁方堅執之而不失如義我元有這義却不曾知得却去討箇義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義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喻是也○蒙引充實者善充實也善而至於充實則雖隱微曲折之閒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凡應事接物道理只從裏面流出而無待外求矣故曰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也○自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而遂充之以至於充實故註云力行其善至於云云但此充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於實也充滿而積實猶言廣博而深厚必充滿然後積實必廣博然後深厚○存疑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一事不實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

實易之有孚盈缶是也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謂和順積中○蒙引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則善重於美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則美重於善聖賢用字不同此如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言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朱子曰美

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附存疑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

然宜知改去。殊失朱子之旨。且與上或知及而勉慕語不相對針。翼註曰註云德業至盛而不可加。不可以德屬充實。業屬光輝。德業渾看。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

然之符驗。大學之誠於中。形於外。中庸之誠則形是也。○蒙引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兩段皆成語。一出禮。一出易。其實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困勉錄曰。雙峯專主反之說。不是。

朱子曰。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通考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眾人異者。此說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為聖之至歟。○存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與冰。方未融化。便有個形塊。及金見火。冰見日。而消融都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冰之有形塊也。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
金之融化於火冰之融化於日也○化字都是就形
迹言故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自初一初二
積至二十八九漸漸進去是變到三十日則變盡而
成一月前所變底形迹都泯然不見了這便
是化故曰變之成此可以體認化字之義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以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

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至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

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
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
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
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
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
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
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
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
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
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
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純
於此者也○附蒙引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
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
○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
武反之也禹入聖域而未優是也如曰堯舜性之也
湯武雖亦聖人亦少讓矣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依程
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泯然無復
可見之迹只是熟故曰自我而言下句註云人所不

測則分明有入字○自善至美此猶是成已事體之所以立也。大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用有以行也。○存疑善或是天資或兼學問但未必能固守不失也。信能固守不失矣。然道理或有欠缺所信之分未盡也。大則所性之分能盡矣。然猶待於勉強未能自然也。聖則不待勉強而出於自然矣。神不外聖。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舖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其餘於

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從子敖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不嚮邇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

下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同仁矣。畧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論。樂正子志仁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

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慶源

輔氏曰張子并顏子言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引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不止曰善人也亦不止曰信人也而乃兼之曰善人也信人也這便見得樂正子在二之中矣蓋以為善人則有餘以為信人則未足也。○張子曰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致推極也非謂樂正子只是天資之美全未曾有學也只是學之功未至其極故止於善信耳。○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志仁無惡仁也學而不厭智也既志仁無惡而又能致於學所以能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旨蓋小註所謂結裹之意。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

翼註曰首節重受字次節重
辯字受便不追其既往辯則
追其既往矣○說統曰愚意
此節要看辯字吾儒不可不
與楊墨辯然辯宜在未歸之
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
若既歸而辯便使彼窮而無
所入矣○吳因之曰孟子本
日闢楊墨效淫辭何等嚴峻
得此章議論方見仁義並行
之道然闢之術道也受之則
與之共任斯道也總一為道
之心而已故此章當與好辯
章參看

此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
耳附存疑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聖人
則大中而至正惡務外不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未
能便至於聖人厭務外則慕近實歸於楊者其勢然
也若又厭其太簡則必求大中至正
之歸是逃楊必歸於儒亦其勢然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胃肩縣也羈其足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附存疑今之

與歸斯受之相反○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

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

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雲峯胡氏

說統曰此為當時取民無制
者發全章重用一緩二上下
二段指出兼併之弊正見二
之不可不緩也
份按周禮大府萬民之貢以

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
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
正至大之心矣附蒙引此章之言為當時儒者待異
端而不得其術而發也蓋異端之學溺於所習之非
逆其本然之性其閒豈無机樞不安而思以自還之
理為吾儒者但因其一言之近道一念之近正即當
下達其新知而忘其舊習可也乃泥於門戶塗轍之殊
莫知納約自牖之義非惟在彼之窮而不得所歸之
為可憫而在我之道所以與人同歸於善者實有所
未純也故孟子言此聖賢之心何如哉○此章何以
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處蓋所謂待之甚恕者
只就歸斯受之上見得然歸斯受之則方其未歸決
在所絕矣即今日之
怨見得前日之嚴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瘳用其三而父子離

充府庫萬民之貢。卽九功也。周師所謂任嬪以女。重貢布帛。乃九功之一也。孔氏云。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禮經會元云。嬪婦卽受田者之室家也。然則嬪婦之治絲枲。卽所謂匹婦蠶之。而其布帛之有貢。則所謂布縷之征矣。張南軒釋布縷之征。以謂此宅不毛者。出里布也。夫布縷之征。與粟米力役。皆爲取民之正賦。而宅不毛者。出里布。所以懲游惰。非正賦也。然由宅不毛者。有里布之說。推之。蓋宅不種桑麻者。謂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馬貴與謂倍徒而取。以困之。夫謂之倍徒而取。則宅種桑麻之家。固本各有賦。以供上所取。而游惰之家。其所取者特

加重焉耳。然則種桑麻之家之賦。非卽布縷之征乎。蓋凡種桑麻之家。從而征其布縷。正所謂治絲枲貢布帛之義。後世調法。大抵自此而起。鄭氏以布爲泉。且謂宅種桑麻。則無稅賦。以勸之。皆不然也。明季本氏謂布縷之征。出於五畝之宅。存疑亦云。其說是也。潛室陳氏云。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夫月令謂后妃獻繭收繭稅。今誤云獻繭稅。獻字當作收也。陳氏此說。非以所收繭稅爲布縷之征也。註疏謂收繭稅者。外命婦就公桑蠶室而蠶。故收其稅。盧陵胡氏謂后妃卽外內命婦。蠶則繭絲亦內外均。其說雖不同。然要之非民間之繭稅也。纂箋云。孟夏蠶事畢。后妃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併用二。今兩端也。用其三。一時併取其三也。

度則其國危矣。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之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附纂箋近思錄晦翁云。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兩

稅也。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禮書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嫩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卿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禮經會元。均人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卽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一人一歲。以三日爲斷。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更代不亦繁乎。或者以爲民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均其在官之齒。歲以三日爲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此一說也。或者以爲調役之法。使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歲輪一夫。祇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法而在官者。則九人各於其家。償三日之役。如此。則民無道路之

獻爾乃收爾稅故民間之布
縷必取於夏挑出民間二字
便覺心目朗然矣

勞官無交番之冗此亦一說也然以均人考之謂之
力政是均用民力也謂之公旬是均治公事也此特
一時之役必隨遠近更遞而調發之雖一人用一日
可也若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也如或有之
其調發自有定制恐非以三日為斷東山之役三年
而歸采薇之戍自春徂冬此豈三日可辦之事哉大
抵力役以三日為斷謂城郭溝渠涂巷之治牛馬車
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役不與焉萬一有東山之
征采薇之戍則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下之從上如父
兄弟弟之衛民亦不暇以久計也夫三日一日用其
民而民有斯干靈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有
東山采薇之詠周人何以得此於民哉亦以佚道使
民民忘其勞說道使民民忘其難爾○大學衍義補
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
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按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
歲不過三日者也然又因歲時之豐歉以定役數之
多寡是以三代盛時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於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閒無一日而不自營其私也

所以為公者僅三日焉耳後世驅民於鋒鏑起民以
繇戍聚民以工作蓋有一歲之閒在官之日多而家
居之日少甚者乃至於終歲勤苦而無一日休者嗚
呼民亦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哉○王制凡使民
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按先儒謂老者食少而功
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
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
也○王制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從政謂給公家之力
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
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
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
政臣按昔人有言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
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以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
政焉如是則老者得以及終其天年廢疾者得以全
其身體居喪者盡送終之禮遷徙者無失所之虞是
亦仁政之一端也○讀禮疑圖王制曰用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陳澧云用民力如治城郭溝渠宮廟之類
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

則不拘此制。今按年歲雖豐，用民力不過三日。此言深得先生之意。○周禮均人凡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鄭註云：政讀為征，公事也。旬均也。今按公之為事為公役也。旬之為均謂均力也。陳祥道以旬為十日，謂冬之一時旬用三日，則為二十七日。旬用二日則為十八日，旬用一日則為九日。與王制大悖。其說非矣。凶謂飢荒，札謂疾疫，當恤其勞，故無力征。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卽此意也。○禮記祭義曰：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陳澹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不供此役也。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方氏云：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今按老者之役止於五十，其曰六十不與服戎者，謂不得已之兵變，暫使服戎耳，非謂軍賦亦至六十。

而始免也。祭義王制二條足以證鄉大夫六十六，五皆征之失。許慎謂五經說皆不同，無明文可據。而以周征六十及六十五，非用民之意。庶幾知周禮之不足信矣。然祭義王制之言五十，卽文王時所謂老者茲非可據之明文乎。○周禮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今按國中野外同一民也。征分二等，理本難通。鄭氏以國中復多役，少野外復少，役多為解，祇見其不均耳。及考之孟子，五十以上皆為老者，而導其妻子使之養之矣。豈有老不任事之人而責之出賦之理乎。賈疏以征為口率。陳祥道謂先王無算泉之法，其說良是。○蒙引此云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通天下之制也。如禹貢則任土所宜而貢，中間又有不同。○此所謂布只是麻所為者。若今棉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存疑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所出也，粟米之征百畝之田所出也，力役之征丁口所出也，布縷取之於夏，則

粟米力役在所緩也。粟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也。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也。故曰用其一緩其二。○唐人租庸調之法，租卽粟米之征，庸卽力役之征，調卽布縷之征。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曰：諸侯寶

入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附存疑：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土，政事所以治民，故皆為諸侯之寶。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

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猶信也。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

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屨與度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

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

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

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音扶予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履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附淺說不曰設教而曰科者教入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孟子卷一
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不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格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

份按此章所謂達者由此及彼也非理無不通行無不得之謂也觀朱子及陳新安之說自明

困勉錄曰翼註謂次節與首節無兩層不可作申首節蓋申者推申一步之意此乃實上文非申上文也然第三節四節與次節亦無兩層而註與蒙引却用申字者蓋所謂申者原不同有推申一步而謂之申者有填實上文而亦謂之申者故此節即用申字亦似無妨也又曰說統云須知不可勝用與仁也義也

義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慮患也深故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速則不達達不離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墻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

不同。上以體言。此以用言。按言體則用見。言用則體見。故吳因之謂無分別。而此本翼註謂其不同。二說不相悖。

份按此心之量云云乃論知

而無不義矣。南軒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映。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通考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

此皆擴充節之義。荷故繫之於

說統曰。只充無穿窬之心。一語義字已盡。但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難窮。故特舉充無受爾汝之實見例。此與下條。不過指出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意無兩層。○翼註曰。爾汝二節。俱包在充無穿窬之心一句內。特抽出言之耳。說者云。充無穿窬之心。充字是充自此起。爾汝二節。俱是充自此止。此甚辨核。

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蒙引。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之所達耳。若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為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朱子曰。惡

但止字於末節方說得而爾汝節便說出止字未妥又曰看來自無穿窬之心充起至受爾汝又至便佞隱默一節深一節一步進一步并爾汝二節亦不可平對又曰穿窬是從粗處說起爾汝與便佞隱默雖俱是說到細處然爾汝之稱人還有不受之實若便佞隱默則猶是人所忽易而其心則殊無不肯為之之實矣即此觀之可見二節又略有粗細故不可平看也又曰充無受爾汝充字有兩說有放開說者有不放開說者不放開說只直直不受爾汝便是充也此拘定充至此止之意耳殊不知下節註云故特舉以見例此爾字儘明白蓋所謂充至此止乃充至如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入之輕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附存疑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為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於此而受於彼若所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有矣故必即此而推之

此例者而止豈謂只此二事是盡頭處而至此一事止乎况充者滿也不放開何謂之滿看來此充字當放開說但不當推深說爾推深說者如云無受爾汝猶其淺者耳充之充凡一毫類此者皆不為如此說又是充自此起了與放開說者不同放開說者只粘實字如云凡有貪昧隱忍適違其實心者皆不為○困勉錄曰上節充字是充自此起此節充字是充至於此蓋不義之類至受入爾汝是最糊塗者故充者必須至於此

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就辭受上說下節又就語默上說都是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皆以行已盡善不致取輕於人為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不是大註自明白輔氏說得是也○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看來亦是嗟來食之類蓋指當時仕者不禮於其君而見輕賤如所謂食而不愛不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是也如此看本文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之意自明白矣○蒙引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非是又深一層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受爾汝之實以言不言餽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為者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音忝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平聲佞

未可以言。隱默。而不可以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形。旬。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朱子曰。節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去悅人。是以言節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節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

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諂為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為容者乎。以是為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雲峯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

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飾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信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參玩。通考宋氏公遷曰：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章未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未專言義，蓋仁體統人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附蒙引以言不言，飾人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為而於此或有為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弊緊示人也。○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孟子所謂之類云者，學者固當以此法求之。○南軒謂以佞為悅，以默為

翼註曰：此章言與道平看。末節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又曰：孟子主意重近約邊舊說反云言不近而旨遠則失於玄虛。言近而旨不遠則失於隘陋。守不約而施博則失於汗漫。守約而施不博則失於拘攣。如此平平四反，最不得旨。况又與末節相犯乎。今只當用二句叫起云：言豈貴於徒遠哉。道豈貴於徒博哉。○困勉錄曰：大全朱子亦作四反說，蓋是說理如此。若孟子主意則只重近約也。須辨其質主。

容其說亦好，但非飾字之義。故集註不用。○存疑語默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為穿窬之類。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克己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帶則憂。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

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

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

翼註曰。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孟子卷之九

卷之九

皇

教人之事。附蒙引。不下帶而道存焉。謂只即目前近事論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為所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

約也。不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附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之言行。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

烏故反。

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

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

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

翼註曰。性者與性之文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

孟子卷之九

卷之九

盡心下

皇

行性也

朱子曰呂氏說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

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

則一也

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

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其率性而言曰性之附蒙引反復也無失則無復聖人固皆人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又自有高下

翼註曰此節四平看為是各段俱重自然意又曰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又曰先輩云中禮不是禮自為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則德與禮為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按此說甚佳又曰盛德之至也不作推原看不必說外之中禮本於內之盛德只重自然意蓋禮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德即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為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為禮又曰大德者必得其祿故經德不回有致祿之理祿字泛說不專指仕者之奉又曰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心正行正字著力看是有意以正之行踐其言之謂止性者却是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非

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非

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問信言語以正行莫

無害否朱子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德也附蒙引曰非為生者非以干祿也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為而為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

行自正。非是正其行。○說統曰。要知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

數節。要說出自然。然而非有意為之。之意。須與下節意稍異。○盛德之至。言無所勉強也。○正行者。言顧行也。○存疑。經德猶曰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能盡其道。便是不回。○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言語必信。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是自然如此。既言之。必行之。是聖人至誠之意。不是有意於正行而為此。○蒙引。不可以下三句為屬。動容周旋中禮。看輔氏之說。錯認。○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此一節。是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謂行仁義者。○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君子行法俟命亦然。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

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

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翼註曰如上文禮當哭當哀經德當不言言當皆者是理之當然但還不止此四

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日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蒙引如動容周旋。自當中禮。哭死自當哀。經德自當不回。言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程子曰。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脩身以俟死之說。新安小註未。然。聖人以義制命。蓋凡義之所在。即是命也。如義當死。便是命當死矣。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該貧賤矣。此類聖人皆安全。不以介意。亦不屑言命。故曰命由此出。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

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靖

尹氏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懼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懼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

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角音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南軒張氏

說統曰此三不為是鄙之詞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為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四書脉曰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為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又曰吾何畏彼非傲視王侯但此心快然無拘無迫得自自盡便是無畏處正與藐之勿視句相應。張雨若曰古來真正英雄皆從戰戰兢兢中

來彼遊說之徒亦有能窺大人而逞其雄者要只是俠氣所使耳乃孟子浩然之氣有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賈曾失其勇者定自不同也

曰藐讀如眇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逐欲不已以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此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附存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亦是此意。蒙引皆之一字所談固廣不止不為上文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

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

說統曰首句提起下四句存
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為
養心之要處○李衷一曰看
一養字縱固不是養○翼註
曰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字
對我害字看存字對馳騁字
看又曰寡字註以節字貼之
甚好時文每將不能無與不
可縱二意平說殊失本旨還
重有節邊雖不能無意輕又
曰寡欲與克伐怨欲不行焉
不同彼只制之不使流於外
此在內境用工○困勉錄曰
按寡欲即克己工夫

孟子大全卷一
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
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

附纂疏輔氏曰口鼻耳目四支之欲即前面不謂性

章所言要之入之欲亦不過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無然須是以道心為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即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反勝天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

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

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

欲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

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
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
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
數其為入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入也多欲
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
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時
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辟不好底物事只
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
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
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
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
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
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
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言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
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
葵之書只受一犬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
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然

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爲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身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其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王。則用力難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

份按周子無欲之說。蒙引謂周子指心之流於欲者言。與

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與飢者甘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爲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爲害四字。○董氏彝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道也。寡欲者養心之道。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心者性之郭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附語錄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這許多去。若只管去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存疑。孟子曰。寡欲。周子曰。無欲者。蒙引曰。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周子

孟子所指欲字不同故謂欲不可有淺說則謂聖人雖不能絕去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心畧不為之動故謂之無欲一在欲字上立論一在無字上立論愚謂淺說雖精然蒙引似得周子之意○朱子云不好底欲不當言寡蒙引所云即此意

是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安得而盡無也雖聖人不容絕但不至流耳○淺說註云雖人之所不能無無字與聖人無欲之無字不同大抵學者寡欲聖人無欲寡者有節而不至於流耳未能無意也在聖人則循其所當然而心畧不為之動也非絕去聲色臭味而不與之接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彘之涉反詳見論語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章下炙之夜反炙

音肉也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沒而杯圈不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桐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附存疑諱名不諱姓做親名說方是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份按熊氏引玉藻以說不忍意不應止及母沒事必脫去父沒句矣

份按不忘其初句未見得有略於事意輔氏既以進取句屬狂遂不得不如此分貼愚謂上言狂簡下只言狂字惟志大故略於事狂字自可包

簡字也。則進取句雖說志大意然亦何必不包略於事在內乎。至不忘其初句乃論語所謂不知所以裁之也。固應總頂狂簡若只以略於事屬之豈孔子止裁其簡而不裁其狂乎。必不然矣。

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慶源輔氏

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蒙引。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

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獯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

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

翼註曰。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何以謂之狂。是問狂者為人之實也。二問不同。勿混。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半。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形旬。莊子。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

反。莊子。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

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

下孟子言也。其次謂狂者。蒙引。其次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獯。孟子引

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四書釋地又續曰。或問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可宿否。余曰。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序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為甚。石室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

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也。知禮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

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

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

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嚶。火交反。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

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

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程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

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氏曰。曾

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於事。為其志直欲

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

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

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

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因蒙引其志嚶嚶然曰。本文只是其志。而集註曰。嚶嚶。志大言大也。兼志與言何曰。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也。又其志嚶嚶然曰。須於其志二字微讀。謂以言乎狂者之志。常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慕古也。及夷考其行。則不能掩其

四書家訓曰。狂者又不可得。此句要善看。上文既有琴張曾皙牧皮如說全未有得。豈不與上相悖。還是難得。而不可多得之意。舊以造就未成。死亡離散說。不可得未妙。○困勉錄曰。翼註云。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狂者固中行之次。狷者又中行之次也。按。養合註。四書脉皆謂其字指中行。然蒙引淺說。吳因之。皆謂是狂者之次。困勉錄曰。南軒謂鄉原即小人之中庸。而管登之以鄉原與小人之中庸。分爲二等人。管說似優。

言也。是以志字對行字言。○孟子此言。總不出孔子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只仍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南軒張氏曰。中庸云。智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其獯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

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爲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獯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爲不潔。而不屑爲之也。○蒙引是獯也。比之狂者。又其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角字皆讀作

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慤。以敦此其皆化而脩悍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

直。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而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

吳因之曰。過我門節。萬章此問。是因上生來。蓋以狂狷之可取。以其可進於中道。而鄉原正中道之可取者。故問何如斯可謂鄉原。而孔子惡之。哉。是深以鄉原爲無可惡意。○翼註曰。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曰德之賊。然此處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問不可說明。下文非之。無舉節方詳言之。又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爲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

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以上釋孔子語萬章又引孔子

之言而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

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愿則亦非真愿者也蒙引鄉原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揜其言而徒每

四書脉曰何以是嚶嚶五句譏狂行何為句譏狷生斯世二句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言其志不可單屬狷一邊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為相呼應闒然一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翼註曰踽是立已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蓋踽踽即獨清獨醒意涼涼只是不諸俗非刻薄也又曰據註不見親厚於人似

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諸俗○困勉錄曰玩註不見親厚似總說踽踽涼涼○翼註曰時講生斯世也二句見不必如狂之慕古善斯可矣一句見不必如狷之違俗此太分析不如渾融善斯可矣緊頂為斯世也來又曰善亦是稱其長厚許其負通之意

事必稱古人邪俗作耶又譏猥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

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

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

鄉原闒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奄

如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

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去聲朱子曰鄉原務為謹

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猥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皆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

翼註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處

翼註曰非之無舉一節節旨說者俱欠精融俱說上節重

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闞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闞然媚於世一句是孟子語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是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是鄉原一句只是對闞然媚於世說為有者字○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斂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戾俗的事惟專媚世以取容故曰云云○存疑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言不可與人異也此便是同流合汙處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自以為是賊德是賊己之德下節重惡似而非亂德是亂入之德將孟子孔子之言分作兩意殊不知孟子即發孔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為証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而非也眾皆悅之自以為是總不過極言其似是耳非又深一步意也而不可入堯舜之道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眾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為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為真自然之理實非單承自以為是一句也至於賊德亂德分已之德人之德尤為不通蓋德字指道理言懸空說不屬入已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眾莫

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

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使
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德
也若謂亂德是亂人之德則
如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
信義乎二節必須一意貫看
始得又曰無舉無刺言其善
為彌縫以處色言也同流合
汙言其巧為迎合以處人言
也此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
方實落○賽合註曰或問同
流合汙與老子和光同塵其
旨同異曰鄉原專欲取媚於
人老子只要占便宜自身平
穩其作用大別
困勉錄曰蒙引存疑皆云自
以為是句極重不可泥蓋謂
此句不可忽則可謂此節專
重此句則不可○翼註曰故
曰德之賊也故字總承一節
不單承自以為是

矣。眾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為為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故眾皆悅之自以為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真實之道也。○蒙引非輕刺重流俗狹汙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居行自以為是是一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以居之不疑也。○存疑非是說他不是乃大槩說刺是攻擊乃細舉不是而譴責之視非尤重如漢王數羽十罪袁紹數曹操罪惡是刺。○居以存心言行以制事言居是居惡在之居行是即路惡在之路而行之也。○忠是盡已以心言謂居之可也信是以實以事言亦歸之居者內外一理就其本言也廉潔必行處方見

湖南講曰。佞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口似所言無欺。故亂信。○翼註曰還當重講惡鄉原句。亂德德字據註即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語不入孔子口氣中。

得如伯夷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之類可見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環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七

翼註曰。君子字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夫孟子自任之意。○份按歐陽子本論論脩其本以勝之。以謂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

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可見此節君子不必專指在上位者也。存疑之說似偏。○固當以在上位者作主。而窮而在下一邊亦不可遺。

翼註曰。此章以中道作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泯耳。

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狷者故不狷。眾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淡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畧。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存疑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畧。本是不義的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來。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蒯徹之說。韓信其言鑿鑿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管鮑雷陳。不過人皆以為為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

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通考

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

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

份按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
通字乃必字之訛當改正

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殺有曲
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
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
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這箇不通分
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
做出那會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
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
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
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
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
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
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
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
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
反經之說實辯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雲峯胡氏
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統繼之不
無意也○附存疑經是常道五倫其大者故曰天下大
經忠信廉潔要不外乎常道○反經者是自家躬行

摘訓曰說個五百有餘歲正

是要起那見知意謂堯舜至

湯五百有餘歲其時之遠如

此蓋難乎其道之傳矣而湯

乃得統於堯舜是豈無所自

哉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

湯則聞而知之向使無禹臯

見知於前則湯亦何由聞知

於五百餘歲之後耶

份按或謂見聞平說然而無

有二句每句各含見聞孟子

直自任一箇人此說大謬愚

觀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

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孟子曰

堯舜至

於湯

五百有餘歲

若禹臯陶

則見

而知之

以率之於上又脩明教化禮樂以導之蒙引所謂端
化原脩治法於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者
也是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
世之一之末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
世之末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
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己
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
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
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

盡心下

盡心下

盡心下

盡心下

盡心下

盡心下

盡心下

然後云某為見知其為聞知。便可見聞知之有賴於見知。而二者之不可平也。末節註云孔子至今云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明以然而無有句屬見知其曰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明以則亦無有句屬聞知。則謂每句各含見聞真大謬也。或謂孟子以聞知自任其意指顏曾思等為見知而已為聞知。既有彼之見知。決無無聞知之理。此雖本之南軒然亦非是。以其亦與註五百餘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二句不合也。又或謂此章雖重見知然立言歸束處却在聞知上。亦未盡然。蓋孟子隱然以見知自任以謂不有見知安有聞知則一篇歸

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慶源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雲峯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臯陶或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陶曰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附蒙引此章重在見知必有見知於先而後有聞知於後。如孔子之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以緣當時周召呂畢之徒一脉相傳而來孔子乃得聞之不然文武之道其絕也久矣。

束仍在見知上也。

此據孟子語意如此。亦不必太拘。故朱子小註曰。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呂又湯文之師云云。○見知聞知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義者默而識之可也。○由堯舜至於湯歷至於孔孟所謂見知聞知者只是惟精惟一以明其德而推以新民而已。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去聲。○雲峯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

未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宣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父鷹揚

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附蒙引集註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至夫子焉。不學為聞而知之。愚以為湯之聞知堯舜。文王之聞知於湯。槩是如此。兼有得之於簡編者。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通考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

公之末其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見

矣。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扶又反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此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魯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

份按然而無有乎爾下有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句今刪去則語意便不明白又將末句作一串看下作字訛為於字看字訛為之字看去竟令人不解矣。許氏謂孟子時顏曾輩已亡故云無有見知此非孟子本旨孟子只隱然以見知自任不計及顏曾也

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雲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於一串之下乃見意。語錄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

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

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

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

陳氏曰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

統之傳在已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

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

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其旨深哉雲峯胡氏

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曰集註神

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

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

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閒萬古一理千聖一心

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乎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歟通考朱

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敘道統之所傳或因言而

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為任或謙不敢當語不無少

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已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

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

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

思則兼堯舜文王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

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

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

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

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必疑其言之異也附

存疑即由堯舜至於湯之言味之其意若云堯舜之

道惟禹臯陶見知於先故湯得以聞知於後耳下二

節多是這意思其歸結全在末節謂聖人之道必有

孟子固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軻書孔子之道尊此孟子所以欲自比於見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歸震川集孟子敘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為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談乎彼矣易作於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於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吾者言之則孟子

之私淑蓋自附於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於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爽曰惟茲四人至於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於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為疑意亦類此○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

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音宰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音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

雲峯胡氏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

也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

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闢

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

人而已

雲峯胡氏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

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為其行

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

之功正與孟子之意
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

昭合故集註述之

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

明道二字之稱去聲情

也哉

情實也名稱其實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

之說至是而遂驗也○雲峯胡氏曰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

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於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

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

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

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

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新安陳氏曰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

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

果有傳也。觀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後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通考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濂溪。此蓋明道門人推尊稱美之辭，見於伊川敘述，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者為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見矣。○善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耳。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四

翻雕四書大全後序

四書大全之刊布乎

皇國者前後凡數

版而皆相繼燬於火。今無復完存者。而近世舶來清儒汪武曹所增訂，殊稱佳本。千鍾宋榮二書房因請諸余校點，鋟梓原二十四卷，析為四十八冊。屬者告工竣，乃書其尾曰：章句集註之於四書也，子朱子畢生精力之所

四書大全後序一
鍾猶之乎求陟之階梯。取濟之津筏。學者舍是將焉由。大全之編。意蓋在輔翼之。而率易從事。訛謬錯出。識者未能無憤悵于此焉。然晚進未學。往往徇其名。不究其實。或爲其所誤。而莫有之覺也。嘗怪蔡林諸家。爲善讀大全者。偶有辨駁。亦僅僅止一人一說。而未聞有直指。庶其成書之妄者何也。蓋明代制義

取士。以是爲程式。在當時尤難乎措手。是則增訂之舉。所以遠有竢於汪氏也。歟。余旣深念其用心之勤。以爲博弗流於泛。精弗墜於鑿。是非平而論斷實。一上目醇疵互見。信乎所謂點鐵化金者。其有功於朱子可勝道哉。抑夫朱子之說道之膏腴也。惟反躬力踐。而後始知其味矣。若徒守其言語。而無所關於

四書大全後序二
己以謂學如此而已膏腴亦猶糟粕焉耳不
知學者由是編而泝朱子果以為膏腴耶且
以為糟粕耶

嘉永六年癸丑王月安藝秋陽學人吉村晉麗明甫造文



渡邊靴書



過喜齋四書大全

全部四十八冊

剗刷氏

- | | | | | | |
|-----|-----|------|------|------|------|
| 卷一 | 卷三 | 卷五 | 卷八 | 卷十 | 卷十一 |
| 卷十三 | 卷十五 | 卷十六 | 卷十七 | 卷二十 | 卷廿二 |
| 卷廿四 | 卷廿五 | 卷廿六 | 卷廿七 | 卷廿九 | 卷三十 |
| 卷卅一 | 卷卅三 | 卷卅四 | 卷卅五 | 卷卅六 | 卷卅七 |
| 卷卅八 | 卷四十 | 卷四十二 | 卷四十三 | 卷四十五 | 卷四十七 |

京二条西洞院

樋口與兵衛

卷十九

京鳥丸蛸藥師

山本長左衛門

卷二十八

卷十二

卷四十二

卷四十四

卷四十八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三

京塚町二条

卷三十五

甲賀一喜

卷三十九

卷四十四

卷六十五

卷七十六

卷九十八

卷十四

卷十八

卷廿二

卷廿三

卷廿八

卷卅二

卷卅九

卷四十六

卷一

卷三

京堀川二条

卷八

井上治兵衛

卷

晴嵐丸

巖喜齋四書大全

全譜四十八卷

天保十三年壬寅十二月官許
嘉永七年甲寅八月刻成

大阪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 御堂筋安堂寺町

大塚屋作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壹町目

須原屋茂兵衛

發兌書肆

